

以家国情怀映衬人性之美 以人性之美烘托家国情怀

——评电影《解密》

李建强

作为今年暑期档最受期待的银幕力作之一，由上海出品、根据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影片《解密》终于如期公映了。影片聚焦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展示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和坎坷经历，讴歌先辈们碧血丹心、披肝沥胆的感人事迹，令笔者看后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天造之才与乖僻之人

容金珍无疑是片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因解出数学难题而被人们关注，“701”郑局长求贤若渴、爱才如子，最终使他顺利地跨入了密码破译的大门——精彩纷呈的故事由此生发。

故事是传奇的，人物更是奇特的。一位名家曾指出，中国传统传记文学源远流长，“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是也”，时常造成事物垒砌，人物不彰。容金珍之出挑和成功，不仅在于他具有常人不可能企及的特殊才能，而且因为其自幼失怙、寄人篱下，酿成了古怪、孤僻的性格，甚至很难和别人交往。

在集体主义的观念里，这样的人是很难造就大业、成为时代和先进阶级的英雄模范的。而《解密》却执意反其道而行之，毫不隐瞒这位英雄的奇异行为，也不回避他的乖张偏执。

比如，看到女性，他会茫然不知所措；妻子叫早，他会莫名地大发雷霆；笔记本失窃，他会神不守舍、几近癫狂。他常常分不清梦里和梦外，弄不明主体与客体……以致妻子小梅要痛苦万分地喊出：“不要把你的失败怪在我的身上！”“那些梦给了他灵感，也吞噬了他。”

确实，从单一视角和生活常理看，容金珍的言行举止怪诞，到了几乎无法理解的程度，但这一切正是他完整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奇特和怪诞是这位天造之才存在的根据和基石。影片写出了人物的这种内在矛盾，展示了智慧的能量和天才的痛苦。随着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力量犬牙交错、扑朔迷离地

交互推进，一个近年国产电影中鲜见的新中国军事破译专家的形象跃然银幕。

天才的性格当然可以出奇，但决不能胡编乱造，编导巧妙地借鉴了现代心理学的成果。

我们现在已经明了，人类的大脑中具有实现意识和觉醒意识两种意识模式。前者是一种感知模式，它使人能够集中和聚拢注意力，完成心中承诺要实现的目标，当人临近和达到意识波峰时，就能触碰到其力量源泉，找到打开心灵、同时也打开世界的钥匙。但是当人过度使用这种意识时，它会自觉不自觉地控制并改变大脑的结构，因为压力过大而导致抑郁、焦虑和困惑。为什么天才常常疏离和孤独，其内在的肌理就在于此。他们的大脑结构里藏着很多幽微隐秘的地带，内心充满了挣扎和挑战，注定了他们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

《解密》借助文学改编，鞭辟入里地解析了这种天造之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因为有了现代心理学的支撑，而使容金珍这个人物显得极为真实和可信。《解密》的探究无疑为银幕塑造英雄人物打开了新的思路 and 边界。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容金珍的成长进步，影片设置了一组扎实、密切的社会人物关系。如果说，作为之京大学副校长的养父教化他热爱故乡和亲人，作为恩师的希伊斯教授教导他投身科学和不恋师恩；那么，作为革命引路人的郑局长则教会他忠于国家和人民。识才、爱才、育才、惜才，成为一条主线贯穿在影片的历史始终，循序渐进，层层迭代，将容金珍这位非凡英雄的成长安在了特别厚实的地基上——天造之才和乖僻之人在这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度耦合。

家国情怀和人性之美

《解密》的家国情怀，是和人物的社会、人生经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容金珍幼时经历过外族侵略的羞辱，年轻时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

能，之后又见证了新中国的百废俱兴。从他懵懵懂懂地翻译出第一份电文，无意中“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开始，他的家国意识就开始萌生了。经过701所多年的教育培养，他的家国情怀油然而起、愈益坚定成熟，最终成长为一个破译出敌方三部高级密码，21部中密码的大功臣。人物无与伦比的能力，在无私的奉献中不息推动着国家民族的成长发展，同时国家民族不断的发展进步，也在日趋增强和提升人物的家国情怀。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种政治和历史的逻辑。作为一部主旋律的大制作，影片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一位数学家的持续成长和自我精神净化，其高昂的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更为值得肯定的是，影片没有停留在从常见的角度去表现和传递家国情怀，而是力求从更为内在的角度来刻画和突出人性之美的价值。

养父为了容金珍的成长，竭尽艰难困苦；郑局长为了铸造容金珍，费尽心力心机，当听说李梅把容金珍摔倒在地时，他一句“摔坏了，你赔得起吗”的痛斥脱口而出、怒发冲冠，几近失去一位久经沙场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姿态，那种急切的神情，溢于言表的关切，内涵的纯真是足以打动人心的。哪怕是对于亦师亦敌的希伊斯教授，容金珍也始终给予最大的尊重。这对冤家对头，并没有因各为其主而情断义绝，而是惺惺相惜、心有戚戚，最后为了保护恩师，他毫不犹豫地撒下自己破译项目负责人的名头。这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的珍重，是一个学生对自己老师的最高敬意——这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笔触，穿透历史的迷雾和遮蔽，将革命人道主义和潜在的人性之美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由此，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李梅为成全丈夫而忍辱负重，瓦西里为了保护英雄而义无反顾，郑局长为了拯救容金珍的养母和姐姐，甘愿违反严格条件的风险……正是这些高尚的人格、人性的善和美，共同奏出了一曲高昂激越的人性之歌。我以为，用家国情怀映衬人性之美，用人性之美烘托家国情怀，正是这部影片高明与出彩之处。



电影《解密》剧照

在这种新的语境下走出新路，市场和观众已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其实，新的消费需求就是新的发展机遇，回应观众不断转圈和提升的审美要求，必然为新时代电影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谍战片的迭代和升级理应在其上日程。电影消费的迭代与升级，其实是想象力的迭代与升级。如果达不到观众想象力的矢量，你的产品怎么能够吸引他？怎么能够说服他掏出真金白银到影院去观赏你的电影？

《解密》的经验即在于，要努力冲破经验制约的拘囿，走出舒适区，努力提升自身的想象创新能力、技术创造能力与

几许感悟和若干启迪

《解密》的成功，对我国未来谍战片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启迪。

一是要有新的创意。

新时代以来，国产谍战悬疑片不在少数，但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究其原因，就是大差不差，缺少新的创意。近年来电影消费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相对于以往的主流消费群体，这一代年轻观众的消费意愿、消费渠道大大拓宽，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不断提升。怎样

千禧年怀旧与命运的莫比乌斯环

——评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

李宁

1999年，歌手朴树发行了新专辑《我去2000年》，其中一首《New Boy》这样唱道：“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2017年，他将这首歌重新填词并改名为《Forever Young》，词意大变：“时光不再/已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意冷心灰……Just 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两眼带刀/不肯求饶。”

如果说前一首塑造的是欢欣明亮的新世纪少年，后一首则是遭遇现实无情摧折的中年执拗地宣称永远年轻。观看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的过程，让笔者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两首歌。无论是在时空跨度还是情感内核上，它们都与影片意外地极为贴合。

这部影片讲述王炸、诚勇、泡泡三位高中生无意间获得从1999年穿越至2019年的超能力，发现未来命运无常、现实困顿后，决心化身超级英雄拯救濒危的世界。作为今年暑期档至今最为风格化的一部影片，该片以多元杂糅的科幻喜剧包裹了青春怀旧的悲剧情节，在千禧年怀旧中炮制了一则永远年轻的青春神话。

重返1999：以二次元与中式梦核的方式

《从21世纪安全撤离》可谓一场光怪陆离的形式盛宴。导演李阳延续了短片《李献计历险记》横空出世时强烈的作者化特色，将二次元、赛博朋克、中式梦核、穿越等时下流行的手法与风格熔于一炉，极尽夸张、混搭、戏仿之能事。近年来，电影与二次元文化的互动日益频繁。但像该片这般将二次元风格手法与精神内核同真人电影深度融合的



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剧照

作品尚且少有。影片可谓一部打破次元壁的真人动画，融现实逻辑和二次元的超现实逻辑为一体，肆意地在现实场景中添加动画特效、制造花哨转折、展现奇思妙想。但这种杂糅没有给人硬硬乱乱之感，反而在许多段落里弱化了暴力感和低俗感，增添了游戏感与喜剧感。

严格来说，该片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电影，打个喷嚏就能灵魂出窍、时空旅行的设定多少有些无厘头。但贯穿穿里的二次元风格，使得这种设定在这部精神状态癫狂的作品里并不违和。

对于二次元文化的糅合，还体现在影片带有中二气息的燃向叙事上。燃向叙事是二次元作品的典型叙事模式，往往体现为弱者在强烈信念感的支撑下不计代价地与原本不可战胜的强者展开抗争，在展现勇气与牺牲的同时，

提供一种审美上的悲壮感。片中，中年身体、少年灵魂的设置，既为影片增添了许多笑料，也强化了热血青春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对峙。王炸整顿职场、末尾轮船决斗等段落，体现出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在宏大叙事日益失效的今天，二次元文化为年轻一代制造的宏大叙事的幻觉。

除了二次元风格，值得关注的还有影片的中式梦核色彩。所谓中式梦核，是将国外小众艺术“梦核”(dream core)加以本土化改造后形成的一种网络美学形态。这类作品常以图片、影像等展现旧街道、老居民楼、老式家居家电等生活场景或物件，以低像素、高饱和、高对比度、多噪点的滤镜来营造一种来自过去的熟悉又模糊的特殊氛围。《从21世纪安全撤离》不仅以4:3的老电视画幅

和暖色调重构熟悉的校园与生活场景，还以游戏机、电视剧《我爱我家》等大量1990年代的事物撩拨观众的怀旧心弦。尤其是末尾，“诚勇一号”病毒反咬入侵1999年，制造了空旷、寂静的废墟式场景，散发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怪异美感。

熟悉的内核：男性向的修复型怀旧

该片重构的旧日风景，直接呼应的是近年来以Y2K、中式梦核等为代表的千禧年怀旧风潮。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一边是迈向新世纪的喜悦与期待，一边是亚洲金融危机、全球蜂起的世界末日论调。亢奋的时代隐藏着不安，使得1999年成为当代人情感结构与集体记忆里难以磨灭的时间界标。

当彼时的少年长大成人，在赛博时代与成人世界里遭遇精神危机后，千禧年被重新发现并构筑为虚拟的心灵原乡。《从21世纪安全撤离》炫目的外衣之下，是再熟悉不过的青春怀旧内核。按照美国学者博伊姆在《怀旧的将来》一书中的观点，怀旧情绪可分为“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两类，前者是将过去视为完美无缺的理想家园，后者则对过去持有怀疑与质询的姿态。该片毫无疑问是一种修复型怀旧。片中，1999年的时空有意采取4:3画幅与明亮色调，与2019年形成强烈对比。前者是梦乡，后者是现实。

这种将过去与现在加以二元对立的青春怀旧路数，在以往的青春片里早已反复实践过。不同在于，影片没有依循许多青春片由当下回溯过去的倒叙与追忆策略，而是在科幻叙事的加持下将1999年设定为当下，进而将2019

年转换为未来。这种时空机制导致的是1999年的双重理想化：既可享受现在，又可在未来回想。同时“记忆”成为这部影片处理的核心议题：王炸三人的时空旅行并非肉身穿梭而是灵魂摆渡；反派头目“三爷”毁灭世界的动机在于将1999年的记忆提取至2019年，以重现母子的情感联结。

提取记忆意味着召唤过去。影片由此制造了一种“记忆至上主义”，身体可以凝滞，但记忆必须保持鲜活本真的过去面目。

遗憾的是，尽管影片在怀旧手法上颇具巧思，但其流露出的男性怀旧仍然多有俗套与浅薄。前些年的青春片风潮中，以《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夏洛特烦恼》等为代表的男性导演执导，以男性角色为主要视角的青春片里，总是存在一个“沈佳宜”式的女主人公。故事常常围绕这一美好欲望对象的占有或失去而展开，将其作为逃离现实与沉入幻想的情动中介，同时体现出较为浓郁的男性自恋情结。《从21世纪安全撤离》延续了这种套路，尤其体现在对于“杨艺”这一角色的塑造上。将其塑造为单薄的花瓶角色同时，通过这位校花从纯洁无瑕到沉沦自毁的不幸命运激发起三位男性的英雄主义，这种塑造方式在女性表达日益多元的今天显得刻板与过时。

叙事的循环与断裂的未来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从21世纪安全撤离》的怀旧到底有无独特之处？实际上，影片的标题早已暴露无遗：这是一次从未撤离的行动。

内容形式表达的迭代能力，通过不断优化自身、给观众提供新的情感认知价值来推进消费生态的成长，延续和扩张谍战片在新一代观众中的影响力渗透力。

二是要有大的格局。

过往的谍战电影较多关注的是故事编织、人际冲突和英雄行为等，没能有力表达出与当下时代、历史情绪强烈呼应的博大精神格局。《解密》视野开阔，将国内惊心动魄的斗争熔于一炉，包括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近距离厮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台湾当局情报部门的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刺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击落U2高空侦察机、中国原子弹爆炸……庞大的思想历史容量与人物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人物想不多面面俱到都不可能，故事想不精彩纷呈也很难做到。黑密、紫密的破译之所以特别重要，就是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搏杀大局中呈现出来的。

看来，拍谍战片不能为谍战而谍战，一旦目光四射，把大背景磨透了，把坐标定死夯实了，人物和故事的展开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

三是要有真的匠心。

除了前文所述的亮点之外，《解密》的制作也十分精良。无论是色彩的运用、细节的设计、场景的经营、音乐的运用都做到了精雕细琢。据说，为了还原当年的服化道，剧组想尽一切办法寻觅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实在找不到的，就拿设计图纸依靠3D打印去比还原；“701”宿舍与工作区域都是精心搭建的，让主角工作生活的周边环境完全复刻；摄影全程采用IMAX特制拍摄，以长镜头美学展现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同时应用AI技术在后期做出电影胶片的颗粒质感，令每一个镜头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别是几场梦境的营造，华美壮丽，动感十足；巨大的摩天轮、无边的高梁地、滤镜的红色沙滩，无不饱含视觉冲击力，看得出有向克里斯托弗·诺兰致敬的成分，又不至于自己独特的节奏和建构。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匠心，在当下年代电影的创作中无疑值得倡导。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怀旧作为人类个体或社会集体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冲动，动机常常是复杂的：既可以成为一种远离现实的逃避机制，也可以成为导向未来的创造性情绪。许多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关涉集体认同的宏大叙事早已印证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怀旧或回忆的进行又总是以不断变动的当下作为参照的时空。但《从21世纪安全撤离》的怀旧却陷入了一段封闭的时空中。仔细梳理影片会发现，创作者有意构造了一个无尽循环的叙事结构：1999年的世界危机来自2019年“三爷”播撒的病毒，2019年的危机解除又得益于从1999年穿越而来的三个少年，故事没有起点，也找不到终点。在这个封闭时空里，过去被未来影响，未来由过去建构，循环往复，没有休止。三位少年的生命则无数次地定格于2019年，永远地陷落于他们命运的莫比乌斯环里。

而这最终暴露出了影片热血青春与理想主义的外壳下隐含的真正底色。当创作者一边让三位主人公永远困锁在1999年至2019年的时空中，一边还要强调要回到过去汲取精神滋养时，那句“不要变坏啊”的誓言就显得缥缈虚空，徒劳无益。于他们而言，记忆和人生不断地固化与重复，更遥远的未来时间则被终止。这种未来的断裂，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无意义感与无方向感。就此而言，这部作品的出现颇具启发性：它揭示出人类日益普遍的精神困境，但也无力或无意回应。如何纾解这种精神困境，或许是当下及未来文艺创作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